

紀昀詩論的時代背景與特色

王鵬凱* 黃瓊誼**

摘要***

談諧、機智是一般人對紀昀的印象，而由他所負責編纂的《四庫全書》使他以傑出的目錄校勘學家聞名，他所撰寫的《閱微草堂筆記》也使他在中國小說史上佔有一席之地。本文在紀氏幽默風趣的形象、小說家和目錄學家的身份之外，擬就紀氏所處時代之背景加以說明，進而探討紀氏詩論的幾項特色。

關鍵詞：紀昀 詩論 詩論時代背景 詩論特色

紀昀(1724-1805)的詩論，主要散見於他所評點的詩文集：《紀評蘇文忠公詩集》、《紀評文心雕龍》、《瀛奎律髓刊誤》、《玉臺新詠》、《王子安集》、《韓致堯集》、《玉谿生詩說》、《黃山谷詩集》、《鏡煙堂十種》(內含《唐人試律說》、《刪正二馮評閱才調集》、《刪正方虛谷瀛奎律髓》、《李義山詩集》、《後山集鈔》、《庚辰集》……等書)，以及所寫的序跋、硯銘。在這些所評選的詩文集、序跋、硯銘中，紀氏詩論即蘊含於其中，雖然這些片言隻語的批評頗為零亂支離，不易整理，但卻是研究紀氏詩論極具價值的素材，也是他詩論具體的成果。

然而他的詩論深深地受到當時時代環境的影響，從而形成他詩論的特色。本文以《紀文達公遺集》和他所評選的詩文集為範圍，先從時代背景來加以說明，進而彰顯出紀氏詩論的特色。本文之所以暫不將《四庫全書總目》列入取材範圍，是為了待日後將全面整理所得到的紀氏文論與《四庫全書總目》中所見的詩論相互比較，看看其中的異同，當能解決近年來有些學者認為不能將《四庫全書總目》視為紀氏意見的爭議。

一、紀昀詩論的時代背景

(一)唐宋詩之爭

自北宋中期以後，蘇東坡、黃山谷詩的影響日益擴大，「宋調」有別

* 本文作者任教於南開技術學院通識中心

** 本文作者任教於南開技術學院通識中心

*** 感謝審查教授提供的寶貴意見，使本文得以修正一些錯誤及疏失。

於「唐音」而自成面目，唐宋詩之爭的問題逐漸產生，由明至清，歷數百年而不休。紀昀所處的時代也正是祖唐桃宋爭論非常激烈的時期，有沈德潛主張「格調說」，透過評選《唐詩別裁集》，反對清初的宋詩派，推崇唐詩；有袁枚主張「性靈說」，透過《隨園詩話》，反對沈德潛的觀點；有以姚鼐為代表的桐城派，透過評選《五七言今體詩抄》來宣揚唐宋詩並舉的主張。紀昀學詩並不偏頗祖唐或桃宋，他自稱：

余初學詩從《玉谿集》入，後頗涉獵于蘇、黃，於江西宗派亦略窺涯浚。嘗有場屋為余駁放看，謂余詆譏江西派，意在煽構，聞者或惑焉。及余所編《四庫書總目》出，始知所傳為蜚語，群疑乃釋。¹

紀昀並且用了很多的精力，要去矯正祖唐桃宋兩派詩論的偏頗，希望能於兩派之中取其所長而棄其所短。我們看他評點整理過的書，便可以知道為何他喜歡對一些有爭議的詩集加以評點和圈閱。如方回的《瀛奎律髓》、李商隱的《玉谿生詩集》，馮舒、馮班批閱的《才調集》等，又有評點校正《玉臺新詠》，這些詩集，前人都有爭議和不同評價，於是他也通過評點來提出自己的看法。主要評點著作有《瀛奎律髓刊誤》、《玉谿生詩說》、《刪正二馮先生評閱才調集》、《唐人試律說》、《紀曉嵐墨評唐詩鼓吹》等。此外，他對杜甫、蘇軾、陳師道、黃庭堅等人的詩作也曾作過評點。《才調集》、《玉臺新詠》是主張西崑者最重視的兩部書，而李商隱正是西崑派的宗主。方回的《瀛奎律髓》主張「一祖三宗」，被認為典型的江西派的提倡者。陳師道即是「三宗」之一，除黃庭堅外江西派最重要的詩人。可見紀昀對這些書的評點，正是有意圍繞對此兩派的評價而開展的。這些大規模的評點，雖然在評點中沒有明確、集中地提出自己的論詩主張，但通過他對這幾種詩集評本的選擇和再評點，是可以看出他的論詩態度的，這就是：不要像方回那樣以江西詩派為尊，也不要像錢謙益、二馮那樣以晚唐詩歌為尊，而應該相容並蓄，博采各家之長，以發展當時的詩歌和詩歌批評。而紀昀以他淵博的學識、深厚的詩學根柢和相對公允、不帶偏見的詩歌觀點，通過自己一系列的評點，是對自清初以來至乾隆中期一百多年間主張祖唐桃宋論詩的爭議，進行了一次清算和糾偏。紀昀對西崑與江

¹ <二樟詩鈔序>，紀昀著，孫致中等校點，《紀曉嵐文集》，河北教育出版社，1991年，第一冊，200頁。

西都未嘗厚非，只是批評那種固執一端的見解，其《玉谿生詩說下·鈔詩或問》²「問上黨馮氏評此詩如何」條中說：

二馮評《才調集》意在闢江西而崇崑體，於義山尤力為表揚。然所取多屑屑雕鏤之作而欲持之以攻江西，恐江西之生硬正亦如齊、楚之得失也。夫義山、魯直本源少陵，才分所至，面貌各別而俱足千古。學者不求其精神意旨所在而規規於字句之間，分門別戶，此詆粗莽，彼詆塗澤。不問曲直，哄然佐門，不知粗莽者江西之流派，江西本不以粗莽為長；塗澤者西崑之流派，西崑亦不以塗澤為長也。

因此紀昀對兩派各持門戶之見、互相詆毀的言論都致不滿，用了這麼大的精力去矯正這兩派論詩的偏頗，主要還是要求於兩派之中取其所長而棄其所短。

(二)漢宋學之爭

清乾隆、嘉慶年間，是漢學極盛，宋學起而抗之的時期。紀昀雖身處於「漢學家的大本營」³的四庫館中，從往交遊也多是漢學家朋友王鳴盛、錢大昕、朱筠、盧文弨、王昶、戴震之輩⁴。他本身的治學也傾向「崇漢抑宋」⁵，但他並不願偏廢一方，對待漢學和宋學，他持著一種理性的態度⁶，

² 收入叢書集成續編，(臺北)藝文印書館，1971年。

³ 《清代學術概論》，梁啟超，復旦大學出版社，1985年。

⁴ 紀昀居於北京虎坊橋給孤寺旁，與王鳴盛寓齋僅隔一垣，兩人往還甚歡，以詩相酬，傳看紀昀所編的《張為主客圖》(王鳴盛有〈虎坊新居與紀吉士昀隔一垣旁有給孤寺〉一詩)；又結識戴震成為莫逆之交。戴震凡赴京師，總要居於紀昀家與他切磋商討學問，互訴別情(〈與余存吾太史書〉，《冷廬雜識》卷一，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，1983年)。

⁵ 姚鼐曾任四庫館纂修官，至今仍可見所寫的提要86篇，收在《惜抱軒書錄》，道光十二年他的弟子毛岳生為是書作序，描述了姚鼐在四庫館的處境：
乾隆間考證之學尤盛，凡自天文、輿地、書數、訓詁之學皆備。先生邃識綜貫，諸儒多服，而終不與附和駁難，惟從容以道自守而已。時紀文達為四庫全書館總纂官，先生與分纂。文達天資高，記誦博，尤不喜宋儒。始，大興朱學士筠以翰林院貯有《永樂大典》，內多古書，皆世闕佚，表請官校理，且言所以搜輯者。及是遺書畢出，纂修者益事繁雜，詆訕宋元來諸儒講述極庫隘謬戾，可盡廢。先生頗與辯白，世雖異同，亦終無以屈先生。文達特時損益其所上序論，令與他篇體例類焉。

顯然姚鼐的意見，被紀昀更改，很難貫徹到提要中去，而且和其他館臣發生了爭辯，所以乾隆38年四庫開館，隔年姚鼐就乞養南歸。從本質上來看則是「惜抱(姚鼐)學術與文達(紀昀)不同，宜其柄鑿也。」(清葉昌熾《緣督廬日記》，江蘇古籍

和一般人認為紀昀是漢學家的觀念有些出入，在《閱微草堂筆記》中紀昀對漢學之弊，一如對宋學之弊，同樣都給予辛辣地譏諷：

（戴）東原因言有兩生燭下對談，爭春秋周正夏正，往復甚苦，窗外忽太息言曰「左氏周人，不容不知周正朔，二先生何必費詞也？」出視窗外，惟一小僮方酣睡。觀此二事，儒者日談考證，講曰若稽古，動至十四萬言，安知冥冥之中，無在旁揶揄者乎？⁷

先姚安公曰：「子弟讀書之餘，亦當使略知家事，略知世事，而後可以治家，可以涉世。明之季年，道學彌尊，科甲彌重，於是黠者坐講心學，以攀援聲氣，樸者株守課冊以求取功名，致讀書之人，十無二三能解事。崇禎壬午，厚齋公攜家居河間，避孟村土寇，厚齋公卒後聞大兵將至河間，又擬鄉居，瀕行時，比鄰一叟，顧門神嘆曰：『使今日有一人如尉遲敬德、秦瓊當不至此。』汝兩曾伯祖，一諱景星，一諱景辰，皆名諸生也。方在門外束襜被，聞之，與辯曰：『此神荼鬱壘像，非尉遲敬德、秦瓊也。』叟不服，檢邱處機《西遊記》為證。二公謂委巷小說不足據，又入室取東方朔《神異經》與爭。時已薄暮，檢尋既移時，反覆講論又移時，城門已闔，遂不能出。次日將行，而大兵已合圍矣。城破，遂全家遇難，惟汝曾祖光祿公，曾伯祖鎮香公，及叔祖雲臺公存耳。死生呼吸，間不容髮之時，尚考證古書之真偽，豈非惟知讀書，不預外事之故哉？」⁸

在〈丙辰會試錄序〉一文中，他很清楚地表達出對漢宋學不偏廢的態度：

良以制藝主於明義理，固當以宋學為宗，而以漢學補苴其所遺，糾繩其太過耳。如竟以訂正字畫，研尋音義，務旁徵遠引以眩博，而義理不求其盡合，毋乃於聖朝造士之法稍未深思乎。⁹

但漢學昌盛的時代烙印，仍不可避免地影響到紀昀的詩論。他在對詩歌進行評點的同時，有時也會進行一些校勘和考訂的工作，所以他將評點的書名叫《瀛奎律髓刊誤》、《刪正二馮評閱才調集》、《玉臺新詠校正》就

出版社，2002年)。

⁶ 〈閱微草堂筆記的理性主義〉，侯健，《中外文學》，第8卷第1期。

⁷ 《灤陽消夏錄》卷五，《閱微草堂筆記》，漢風出版社，1997年，117頁。

⁸ 《灤陽續錄》三，《閱微草堂筆記》，漢風出版社，1997年，593頁。

⁹ 《紀曉嵐文集》第一冊，149頁。

顯露了這種治學傾向，而且也獲得極高的成就：

紀昀識見廣博，他在批語中，對《文心雕龍》版本、文字、所引事類、前人評批，都多有討論，對後人的研究頗多啟發。¹⁰

紀昀於蘇詩用力頗勤，故所獲亦多。不惟評騭，即如文字之是正，真偽之辨訂，也是蘇詩之功臣。¹¹

紀昀的眼光並不侷限於考訂、校勘，他還能透過歧義，發現一些關乎成書背景及原書編輯旨趣的隱秘問題，在案語中作出闡釋。因此紀昀的《玉臺新詠校正》其實是考與論的結合，這使它有別於其他校注性質的著作，而能夠「高渥群言」，體現出紀昀作為學問家兼批評家的寬廣視野。¹²

(三)古典文化穴結時代---四庫全書的編纂

越千載時空奔騰不息的中國古典文化在十八世紀終於臨近了它的「穴結」。所有的形式與內容都已趨於成熟、豐盈、完備。規模宏大，為「非常之製作」的《四庫全書》本身就是古典文化熟落的一個重要標誌。¹³在這文化熟落的時代，紀昀面對著四庫浩瀚的典籍，不禁有著如此的喟嘆：

自校理秘書，縱觀古今著作，知作者固已大備，後之人竭盡其心思才力，不出古人之範圍。¹⁴

余嘗謂古人為詩似難尚易，今之人為詩似易實難。余自早歲受書，即學歌詠，中間奮其意氣，與天下勝流相倡和，頗不欲後人；今年將八十，轉瑟縮不敢著一語，平生吟稿亦不敢自存，蓋閱歷漸深，檢點得意之作，大抵古人所已道；其馳聘自喜，又往往皆古人所撓呵，撚鬚擁被，徒自苦耳。¹⁵

和紀昀同時期的大學者趙翼也有著類似的感嘆：

古來佳句本無多，苦恨前人已說過。今日或猶殘瀋在，不知千

¹⁰ <略論文心雕龍評本批語的學術價值--以清紀昀評語為個案>，林其燦，「第四屆文心雕龍國際學術研討會」(江蘇鎮江)，2000年。

¹¹ <讀《紀評蘇詩》>，項楚，《蘇軾研究論文集》第二輯，四川人民出版社，1983年，15頁。

¹² 《玉臺新詠論稿》，張蕾，河北大學文學博士論文，2004，124-125頁。

¹³ 《紀昀評傳導論》，周積明，南京大學出版社，1997年，3頁。

¹⁴ 陳鶴<《紀文達公遺集》序>，《紀曉嵐文集》第三冊，729頁。

¹⁵ <鶴街詩稿序>，《紀曉嵐文集》第一冊，206頁。

載更如何。¹⁶

詩家徑路都開盡，只有求工稍動人。¹⁷

兩人的話中，都透露著一種文化熟落時代的特定文化心理。

紀昀在這古典文化大成熟、大總結的文化氣氛中，有幸參與《四庫全書》的編纂，對他學問的增長絕對是有莫大的幫助。現代人透過電腦資料庫，彈指之間億萬言唾手可得，比較難體會書籍的得之不易。我們看到紀昀向座師錢茶山(錢維城)借閱《後山集》，然後才能刪定《後山集》，就可以知道參與《四庫全書》的編纂，能夠大量閱讀到私人無法聚集到的各種秘籍罕本，對學問的增長、視野的開拓，是多麼有幫助啊！所以紀昀自稱「自校理秘書，縱觀古今著作」¹⁸、「詩日變而日新，余校定《四庫》所見不下數千家」¹⁹，他也在〈自題校勘《四庫全書》硯〉一詩中吟哦道：

檢校牙籤十萬餘，濡毫滴渴玉蟾蜍。汗青頭白休相笑，曾讀人間未見書。²⁰

有此因緣際會，讓紀昀學問更上層樓，贏得博學的美譽。紀氏的學問，屢屢出現在當時和後人的論談中，如清高宗於在閱讀《四庫全書總目》後就曾說：

而撰述提要，粲然可觀，則成於紀昀、陸錫熊之手。二人學問本優，校書亦極勤勉，甚屬可嘉。紀昀曾任學士，陸錫熊現任郎中，著加恩均授為翰林院侍讀，遇缺即補，以示獎勵。²¹

他雖也曾批評紀昀「昀讀書多而不明理」(《清史稿》列傳一百二十七)，但「學問本優」、「讀書多」說明了乾隆皇心目中認為紀昀學問的廣博。又如嘉慶朝的禮親王昭槤在《嘯亭雜錄》記載著劉統勳對他的評語：

劉文正公復薦於朝，曰：「北直之士多椎魯少文，而珪、筠兄弟與紀昀、翁方綱等皆學問淵博，實應昌期而生者。」²²

¹⁶ 《甌北詩集·佳句》，(台北)廣文書局，1991年。

¹⁷ 《甌北詩集·詩家》，(台北)廣文書局，1991年。

¹⁸ 陳鶴〈《紀文達公遺集》序〉，《紀曉嵐文集》第三冊，729頁。

¹⁹ 〈四百三十二峰草堂詩鈔序〉，《紀曉嵐文集》第一冊，207頁。

²⁰ 《紀曉嵐文集》，第一冊509頁。

²¹ 《清會典》卷一千四十六「改授館職」條，(北京)中華書局，1991年。

²² 《嘯亭雜錄》卷四，(北京)中華書局，1997年。

此外，「貫徹儒籍，旁通百家」²³、「我師河間紀文達以學問文章著聲公卿間四十餘年，國家大著作非公莫屬」²⁴、「紀文達公昫學問浩博……為昭代大儒，學問淵雅」²⁵，這些讚語都說明紀昫的學問受到推崇。紀昫學問淵博但卻著述不多，不是他不善於撰述，相反地，紀氏一向以能文聞名，不僅高宗皇帝知之甚深：

乾隆朝開四庫全書館，惟紀文達公昫始終其事，其後恭進全書表，相傳公振筆疾書，文不加點，同館莫不歎服。時總其事者，復令陸耳山副憲錫熊、吳稷堂學士省欽，合撰一表，終不愜意，乃以公所撰表書二人銜名以進。純皇帝閱未終卷，顧謂諸臣曰：此表必紀某所撰，遂特命加賞一分。文達碩學鴻才，固為本朝有數人物。（《郎潛紀聞》卷八）

就連外邦使臣也有風聞，乾隆五十九年朝鮮使臣鄭東觀對紀昫等的評價是：「中朝人物，文學則禮部尚書紀昫、翰林學士彭元瑞，博雅瞻敏，最於廷臣」²⁶；乾隆六十年冬至朝鮮書狀官沈興永報告在出使北京時的見聞：「尚書紀昫，文藝超倫，清白節儉」（《聞見別單》）。博學、能文正是身為一位文學批評理論家所應有的條件，淹貫古今的博學通才，使他立足於古典文化的「穴結」點，對中國正統文學的發展過程，分合流變、優劣長短等都瞭然於胸，進而作出涵蓋經學、文學、史學等各領域規模宏偉的理論總結，使他的文學批評能講明文學流變，帶著史的觀念。

三、紀昫詩論的特色

紀昫詩論特色形成的原因，就外緣而論，就是上述的漢宋學之爭、唐宋詩之爭、文化結穴的時代這三項因素。在這樣的氛圍下，加上紀昫本身條件的配合，建立起帶著自己特色的詩論。這些內因有：1.總纂《四庫》的際遇，讓他的眼界擴大、學問增長，所以他詩論有著能講明文學流變，帶著史的觀念的特色。2.理性思考的態度²⁷，讓他的詩論能破除門戶之見，

²³ 阮元〈《紀文達公遺集》序〉，《紀曉嵐文集》第三冊，727頁。。

²⁴ 陳鶴〈《紀文達公遺集》序〉，《紀曉嵐文集》第三冊，729頁。

²⁵ 《菴楚齋隨筆》卷三〈論紀昫撰述〉，劉聲木，(台北)世界書局，1981年。

²⁶ 《朝鮮李朝實錄·正宗18年》，(北京)中華書局，1980年。

²⁷ 說見：〈閱微草堂筆記的理性主義〉，侯健，《中外文學》，第8卷第1期。

力求公允。3.身兼文人、學者兩種身分²⁸，他努力地在儒家學者的立場(理)和詩家文人的慧心(情)中取得平衡，所以紀昀的詩論帶著濃厚調和折衷的色彩，既調和各家優劣長短，又折衷抒情說理的偏頗。今分述如下：

(一)強調調和折衷

要做為一個傑出的文論家，必須要能認清各個時代、流派、作家他們的特色，之後才能深知各類文學的長短優劣，進而提出中肯公允的評論。而紀昀因身為四庫全書館總纂官，通覽歷代詩歌，深知各代詩歌的好壞優劣，所以並不輕易專門推崇或偏廢一個時代或一個詩人的詩，對於各種文論的衝突對立，他強調要「酌其中」。紀昀的詩歌評點，清人朱庭珍在《筱園詩話》卷一中曾有過這樣的評價：

紀文達公最精於論詩，所批評如杜詩、蘇詩、李義山、陳後山、黃山谷五家詩集，及《才調集》、《瀛奎律髓》諸選本，剖析毫芒，洞鑒古人得失，精語名論，觸筆紛披，大有功於詩教。尤大有益於初學。有志學詩者，案頭日置一編，反復玩味，可啟發聰明，銷除客氣，自無迷途之患。蓋公論詩最細，自古大才槃槃，未有不由細入而能得力者。但須看公批點全本，觀其圈點之佳作以為法，觀其抹勒之不佳作以為戒，方易獲益。²⁹

除了評點詩集外，紀昀在一些序文中也多有評論，往往在寥寥數語中，就能將各家各派的長短優劣剖析詳明，如他指出明代臺閣體、公安、竟陵的弊病：

其初金華一派，蔚為大宗，由三楊以逮茶陵，未失古格，然日久相沿，群以庸濫膚廓為臺閣之體；於是乎北地、信陽出焉，太倉、歷下又出焉，是皆一代之雄才也，及其弊也，以詰屈聱牙為高古，以抄撮鉅釘為博奧，餘波四溢，滄海橫流，歸太僕斷斷爭之弗勝也。公安、竟陵，乘間突起，磨絃側調，偽體日增，而汎濫不可收拾矣。³⁰

²⁸ 紀昀在〈姑妄聽之序〉中一段話可以看出來：「余性耽孤寂，而不能自閑。卷軸筆硯，自束髮至今，無數十日相離也。三十以前，講考證之學，所坐之處，典籍環繞如癩祭。三十以後，以文章與天下相馳驟，抽黃對白，恒徹夜構思。五十以後，領修秘籍，復折而講考證。」《紀曉嵐文集》第二冊，375頁。

²⁹ 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2年。

³⁰ 〈愛鼎堂遺集序〉，《紀曉嵐文集》第一冊，188頁。

又詳言文學中抒情、說理二派創作上的偏頗：

余謂西河荀子傳詩於尼山者也，大序一篇，確有授受，不比諸篇小序，為經師遞有加增，其中發乎情，止乎禮義二語，實探風雅之大原，後人各明一義，漸失其宗。一則知止乎禮義，而不必其發乎情，流而為金仁山濂洛風雅一派，使嚴滄浪輩激而為不涉理路、不落言詮之論，一則知發乎情，而不必其止乎禮義，自陸平原緣情一語，引入歧途，其究乃至於繪畫橫陳，不誠已甚與！夫陶淵明詩，時有莊論，然不至如明人道學詩之迂拙也；李杜韓蘇諸集，豈無艷體。然不至如晚唐人詩之纖且褻也。酌乎其中，知必有道焉。³¹

唐以前文，論事者多，論理者少，固已。宋以後講學之家，發明聖道，其理不為不精，而置諸詞苑，究如王氏中說、太公家訓，為李習之所不滿，其故不可深長思乎！³²

其中對江西詩派陳後山的評價分析尤其深入精闢，把陳後山各種詩體風格、優劣，都做了一番分析評價：

考江西詩派，以山谷、後山、簡齋配享工部，謂之一祖三宗。而左袒西昆者則掇擊抉摘，身無完膚，至今啾啾相詬厲。平心而論，其五言古饑削堅苦，出入於郊、島之間，意所孤詣，殆不可攀，其生硬杈枒，則不免江西惡習。七言古多效昌黎，而間雜以涪翁之格，語健而不免粗，氣勁而不免直，喜以拗折為長，而不免少開合變動之妙，篇什特少，亦自知非所長耶？五言律，蒼堅瘦勁，實逼少陵，其間意僻語澀者亦往往自露本質，然胎息古人，得其神髓，而不自掩其性情，此後山所以善學杜也。七言律嶮崎磊落，矯矯獨行，惟語太率而意太竭者是其短。五七言絕則純為少陵《遺興》之體，合格者十不一二矣。大抵絕不如古，古不如律，律又七言不如五言，棄短取長，要不失為北宋巨手。向來循聲附和，譽者務掩其所短，毀者並沒其所長，不亦偵耶！³³

而於詩家能救短取長，酌中之制，才是他心目中的理想：

論詩者不逆挽其弊，則不足以止其衰；不節取其長，則不足以盡其

³¹ <雲林詩鈔序>，《紀曉嵐文集》第一冊，198-199 頁。

³² <明皋文集序>，《紀曉嵐文集》第一冊，215 頁。

³³ <後山集抄序>，《紀曉嵐文集》第一冊，184-185 頁。

變。詩至五代，駸駸乎入詞曲矣，然必一切繩以開、寶之格，則由是以上，將執漢、魏以繩開、寶，執詩騷以繩漢、魏，而三百以下，且無詩矣，豈通論哉？就短取長，而纖靡鄙野之習則去太甚焉，庶幾乎酌中之制耳。³⁴

這樣的見解也出現在他會試的命題中，他歷數諸家所長所短，要考生說明如何從中救其弊、酌其中：

又必深知古人之得失而後可以工諸體詩。齊、梁綺靡，去李、杜遠甚，而杜甫以陰鏗比李白，又自稱頗學陰、何，其故何也？蘇、黃為元祐大宗，元好問《論詩絕句》指為「滄海橫流」，其故又何也？王、孟清音，惟求妙悟，於美刺無關，而論者謂之上乘；元、白諷諭，源出變雅，有益勸懲，而論者謂之落言詮涉理路。然歟？否歟？《擊壤》流為《廉洛風雅》，是不入詩格者也，然據理而談亦無以難之；《昌穀集》流為《鐵厓樂府》，是破壞詩律者也，然嗜奇者眾，亦不廢之。何以救其弊歟？北地、信陽以摹擬漢、唐流為膚濫，然因此禁學漢、唐，是盡徇古人之規矩也；公安、竟陵以茅甲新意，流為纖佻，然因此惡生新意，是錮天下之性靈也。又何以酌其中歟？³⁵

因此，紀昀用了極大的精力去評點一些有爭議的詩集，如方回的《瀛奎律髓》、李商隱的《玉谿生詩集》，馮舒、馮班批閱的《才調集》等江西、西崑兩派所推重的詩集，主要還是要在兩派主張之中，取其所長而棄其所短，矯正這兩派論詩的偏頗，這是對自清初以來至乾隆中期一百多年間主張「祖唐祧宋」論詩的爭議，進行了一次清算和糾偏，於是他的文學批評中，自然也有充滿著調和折衷的特色。

(二)態度公正，批評能除門戶之見

所謂「文章千古事，得失寸心知」(杜甫〈偶題〉)，批評家不僅要將這個得失講出來，還要說得合理公允。然而詞場恩怨，任何時代都有，難免會有偏見的產生，紀昀深深地瞭解到這種情形，鑑於以往文林間那種門戶之爭的弊端，紀氏在批評時本著客觀的態度，「若懷挾恩怨，顛倒是非，如魏泰、陳善之所為，則自信無是矣」³⁶。而且由於紀氏能深知各類文學

³⁴ <書韓致堯翰林集後>，《紀曉嵐文集》第一冊，251 頁。

³⁵ <嘉慶丙辰會試策問五道>，《紀曉嵐文集》第一冊，271 頁。

³⁶ <《姑妄聽之》序>，《紀曉嵐文集》第二冊，375 頁。

的長短優劣，還能在批評之餘，提出中肯的理論。

顧虛谷左袒江西，二馮又左袒晚唐，冰炭相激，負氣詬爭，遂併其精確之論，無不深文以詆之，矯枉過直，亦未免轉惑後人。因於暇日細為點勘，別白是非，各於句下箋之，命曰瀛奎律髓刊誤。雖一知半解，未必遽窺作者之本源，且卷帙浩繁，抵牾亦難自保。而平心以論，無所愛憎於其間，方氏之僻、馮氏之激，或庶乎其免耳。³⁷

漁洋拈不著一字、盡得風流之旨，以妙悟醫鈍根，而鉛山老人顧執詩中有人之說，以抵瑕而蹈隙，左右佩劍，彼此互譏。論者謂合二家相濟，乃適相成，是亦掃除門戶之見也。³⁸

鉛山老人作《談龍錄》，力主詩中有人之說，固不為無見，要其冥心妙悟，興象玲瓏，情景交融，有餘不盡之致，超然於畦封之外者，滄浪所論與風人之旨，固未嘗相背馳也。³⁹

清代詩壇除了祖唐桃宋之爭外，王漁洋和趙執信論詩的意見也針鋒相對，勢同水火，紀昀「無所愛憎於其間」，認為二家所言「與風人之旨，固未嘗相背馳也」，若能「合二家相濟，乃適相成，是亦掃除門戶之見也」。但是要消彌門戶之爭，並非易事，紀昀就曾被人誤解過，幸好他持平的評論化解了誤會：

余初學詩人從《玉溪集》入，後頗涉獵於蘇、黃，於江西宗派亦略闖涯涘。嘗有場屋為餘駁放者，謂餘詆譏江西派，意在煽構，聞者或惑焉；及餘所編《四庫書總目》出，始知所傳為斐語，群疑乃釋。⁴⁰

由於文林中種種流派門戶之爭，所產生的文論，往往有相互牴牾的現象，也難怪他會以此命題取士，希望能透過考試，引起學子的深思，只可惜四千多名考生中只有一人能回答：

屈宋以前，無以文章名世者。枚、馬以後，詞賦始多；《典論》以後，論文始盛；至唐、宋而門戶分、異同競矣。齊、梁、陳、隋，韓愈以為眾作等蟬噪；杜甫則云「頗學陰、何苦用心」。李白觸忤

³⁷ <瀛奎律髓刊誤序>，《紀曉嵐文集》第一冊，182-183 頁。

³⁸ <袁清慤公詩集序>，《紀曉嵐文集》第一冊，198 頁。

³⁹ <挹綠軒詩集序>，《紀曉嵐文集》第一冊，204 頁。

⁴⁰ <二樟詩鈔序>《紀曉嵐文集》第一冊，200 頁。

權幸，杜甫憂國忠君，而朱子謂李、杜祇是酒人。韓愈《平淮西碑》，李商隱推之甚力，而姚鉉撰《唐文粹》乃黜韓而仍錄段文昌作。元稹多繡羅脂粉之詞，固矣；白居易詩如十首《秦吟》，近正聲者原自不乏，杜牧乃一例詆之。蘇、黃為宋代巨擘，而魏泰《東軒筆錄》詆黃為「當其拾瓊羽，往往失鵬鯨」。元好問《論詩絕句》亦曰，「只知詩到蘇、黃盡，滄海橫流卻是誰？」凡此作者、論者皆非淺學，其抵牾必有故焉。⁴¹

正因為紀氏主張批評家需有公正的態度，不可有門戶之爭，所以他實際的批評也是秉持持平的態度。他對公安、竟陵一派的評論：

公安、竟陵，乘間突起，磨絃側調，偽體日增，而汎濫不可收拾矣。⁴²

公安變以纖巧，竟陵變以冷峭。⁴³

明之末年，士風佻，偽體作，竟陵公安以詭俊纖巧之詞，遞相唱導。⁴⁴

言下之意，顯然對公安竟陵派的不屑，但紀氏畢竟也能指出二者之長，給予公平的評論：

蓋竟陵公安之文，雖無當於古作者，而小品點綴，則其所宜，寸有所長，不容沒也。⁴⁵

正因為紀氏能實踐他身為批評家所必需具有的公正態度，所以他對各個派別不至有黨同伐異的評論，他思索的是如何對各派別，酌其中而救其弊。這一點在前面提到的〈嘉慶丙辰會試策問五道命題〉中，已經清楚地顯示出來，這也是他文學批評的另一項特色。

(三)批評能講明文學流變，帶著史的觀念

博學、能文是身為一位文學批評理論家所應有的條件，淹貫古今的博學通才，使紀昀對中國正統文學的發展過程、分合流變、優劣長短等都了然於心，因此他發表過許多很好的見解，如同《四庫全書總目》中的類序

⁴¹ 嘉慶壬戌會試策問五道，《紀曉嵐文集》第一冊，274 頁。

⁴² 愛鼎堂遺集序，《紀曉嵐文集》第一冊，189 頁。

⁴³ 冶亭詩介序，《紀曉嵐文集》第一冊，190 頁

⁴⁴ 刪正帝京景物略序，《紀曉嵐文集》第一冊，164 頁

⁴⁵ 同上注 41。

一般，能條分縷析、提綱契領地交待個清楚明白，這類的例子相當多，見解也十分精闢，例如：

明二百餘年，文體亦數變矣。其初金華一派，蔚為大宗，由三楊以逮茶陵，未失古格，然日久相沿，群以庸濫膚廓為臺閣之體；於是乎北地、信陽出焉，太倉、歷下又出焉，是皆一代之雄才也，及其弊也，以詰屈聱牙為高古，以抄撮鉅釘為博奧，餘波四溢，滄海橫流，歸太僕斷斷爭之弗勝也。公安、竟陵，乘間突起，磨絃側調，偽體日增，而汎濫不可收拾矣。⁴⁶

唐以前毋論矣。唐末詩猥瑣，宋楊、劉變而典麗，其弊也靡。歐、梅再變而平暢，其弊也率。蘇、黃三變而恣逸，其弊也肆。範、陸四變而工穩，其弊也襲。四靈五變，理賈島、姚合之緒餘，刻畫纖微；至江湖末派流為鄙野，而弊極焉。元人變為幽艷，昌穀、飛卿遂為一代之圭臬。詩如詞矣。鐵崖矯枉過直，變為奇詭，無復中聲。明林子羽輩，倡唐音；高青邱輩，講古調，彬彬然始歸於正。三楊以後，臺閣體興。沿及正嘉，善學者為李茶陵，不善學者遂千篇一律，塵飯土羹。北地、信陽挺然崛起倡為復古之說，文必宗秦漢，詩必宗漢魏盛唐，踔厲縱橫，鏗鏘震耀，風氣為之一變，未始非一代文章之盛也。久而至於後七子，勦襲摹擬，漸成窠臼，其間橫軼而出者，公安變以纖巧，竟陵變以冷峭，雲間變以繁縟，如塗塗附，無以相勝也。國初變而學北宋。漸趨板實，故漁洋以清空縹渺之音，變易天下之耳目，其實亦仍從七子舊派神明運化而出之。趙秋穀掎擊百端，漁洋不怒；吳修齡目以清秀李於鱗，則銜之終身，以一言中其隱微也。故七子之詩，雖不免浮聲，而終為正軌，吐其糟粕，咀其精英，可由是而盛唐，而漢魏。惟襲其面貌，學步邯鄲，乃至如馬首之絡，篇篇可移，如土偶之衣冠，雖繪畫而無生氣耳。⁴⁷

自前明正德、嘉靖間，李空同諸人始以摹擬秦、漢為倡，於是人人皆秦漢，而人人之秦漢實同一音；茅鹿門諸人以摹擬八家為倡，於是人人皆八家，而人人之八家又同一音；模造面具，其斯之

⁴⁶ <愛鼎堂遺集序>，《紀曉嵐文集》第一冊，188-189 頁。

⁴⁷ <冶亭詩介序>，《紀曉嵐文集》第一冊，190 頁。

謂歟？久而自厭，漸闢別途，於是鍾伯敬諸人，以冷峭幽渺求神致於一字一句之間，陳臥子諸人，更沿溯六朝。變為富麗，左右佩劍，相笑不休，數百年來，變態百出，實則惟此四派迭為盛衰而已。⁴⁸

分支於三百篇者為兩漢遺音，沿波於屈宋者為六朝綺語，上下二千餘年，刻骨鏤心，千彙萬狀，大約皆此兩派之變相耳。末流所至，一則標新領異，盡態於江西；一則抽祕聘妍，弊極於《玉臺》、《香奩諸集》，左右斷斷，更相笑也。⁴⁹

兩漢之詩，緣事抒情而已，至魏而宴遊之篇作，至晉、宋而遊覽之什盛，故劉彥和謂莊老告退、山水方滋也。然其時門戶未分，但一時自為一風氣，一人自出一機軸耳。鍾嶸《詩品》陰分三等，各溯根源，是為詩派之濫觴。張為創立主客圖，乃明分畦畛。司空圖分為二十四品，乃辨別蹊徑，判若鴻溝，雖無美不收，而大旨所歸，則在清微妙遠之一派；自陶、謝以下，逮乎王、孟、韋、柳者是也。至嚴羽《滄浪詩話》，始獨標妙悟為正宗。所謂如空中音，如相中色，如鏡中花，如水中月，如羚羊無跡可尋，即司空圖所謂不著一字、盡得風流也。沿及有明，惟徐昌穀、高叔嗣傳其衣鉢，王敬美謂數百年後，李、何或有廢興，高、徐必無絕響，斯言當矣。虞山二馮顧詆滄浪為嚙語，雖防微杜漸，欲戒浮聲，未免排之過當，執肴蒸折俎為古禮，而欲廢蓐羹；取朱絃疏越為雅樂，而盡除清笛，不能謂其說無理，然實則究不可行。⁵⁰

古稱「登高能賦，可以為大夫」。然所謂賦者，仍詩耳。荀卿諸賦，其體始變。屈原、宋玉之楚詞，《漢書·藝文志》並題曰賦，體乃與後世近矣。故班固《兩都賦序》稱，「賦者，古詩之流也。」建安以前，無詠物之詩；凡詠物者，多用賦。如《西京雜記》載枚乘諸人賦，於都京大篇以外，別為一格。沿及魏、晉，作者益繁，詞亦漸趨於排偶。陸機《文賦》稱「賦體物而瀏亮」，蓋就一時之體言之，不足以盡賦之長也。至唐調露中，始以賦試進士，而律體成焉。沿及宋、元，彌趨工巧，而得失亦遂互呈。至堆職故實、排

⁴⁸ <香亭文稿序>，《紀曉嵐文集》第一冊，193 頁。

⁴⁹ <雲林詩鈔序>，《紀曉嵐文集》第一冊，198 頁。

⁵⁰ <田侯松巖詩序>，《紀曉嵐文集》第一冊，201 頁。

砌奇字之賦，則明人作備知文章之體裁者，斷不為矣。⁵¹

陳、隋雕華，漸成鉅釘，其極也反而雄渾。盛唐雄渾，漸成膚廓，其極也一變而新美，再變而平易，三變而恢奇幽僻，四變而綺靡。皆不得不然之勢，而亦各有其佳處，故皆能自傳。元人但逐晚唐，是為不識其本，故降而愈靡。明人高語盛唐，是為不知其變，故襲而為套。學者知雄渾為正宗，而復知專尚雄渾之流弊，則庶幾矣。⁵²

無論是詩、文、賦等文體，或是於歷朝、歷代文學的源委流變，這樣清楚明白的條分縷析，靠的是學問淵博，才能從大量文學現象中歸納出來。因而，紀昀不僅是一個文學批評理論家而且是一個文學史家，也贏得後世的讚譽⁵³。而紀昀因身為四庫全書館總纂官，得以通覽歷代詩歌文章，以其廣博的學識，通曉歷代文學淵源流變，發展出幾項他對文學流變的看法：

1. 指出文學變的特性

紀昀首先指出文學具有流變的特性：「三古以來，文章日變」、「明二百餘年，文體亦數變矣」⁵⁴，而且又因為變而生出弊來：「夫文章格律，與世俱變者也，有一變必有一弊，弊極而變又生焉，互相激、互相救也」⁵⁵，於是乎有復古的現象產生：「齊梁間風氣綺靡，轉相神聖，文士所作，如出一手。故彥和以通變立論。然求新于俗尚中，則小智師心，轉成纖仄。明之竟陵、公安是其明證。故挽其返而求之古，蓋當代之新聲，既無非濫調，則古人之舊式轉屬新聲，復古而名以通變，蓋以此爾。」⁵⁶這種流變的現象，紀氏將它歸納成縱向的流變--氣運，和橫向的流變(同時代)--風尚：

其間有氣運焉，有風尚焉。史莫善於班馬，而班馬不能為《尚書》、《春秋》；詩莫善於李、杜，而李、杜不能為三百篇，此關乎

⁵¹ <清艷堂詩序>，《紀曉嵐文集》第一冊，203頁。

⁵² 紀批《瀛奎律髓刊誤》卷二十四陳子昂〈送魏大從軍〉批語，(台北)佩文書局，1960年。

⁵³ 朱東潤稱讚他為「自古論者對於批評用力之勤，蓋無過於紀氏者。曉嵐對於文學批評之貢獻最大者，在其對於此科，獨具史的概念，故上下千古，纍纍如貫珠」，台灣開明書局，1979年，354頁。

⁵⁴ <愛鼎堂遺集序>，《紀曉嵐文集》第一冊，188頁。

⁵⁵ <冶亭詩介序>，《紀曉嵐文集》第一冊，190頁。

⁵⁶ 《文心雕龍·通變篇》紀氏評語，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，1998年，265頁。

氣運者也。至風尚所趨，則人心為之矣，其間異同得失，縷數難窮。大抵趨風尚者三途：其一，厭故喜新；其一，巧投時好；其一，循聲附和，隨波而浮沈。變風尚者二途：其一，乘將變之勢，鬥巧爭長；其一，則於積壞之餘，挽狂瀾而反之正。若夫不沿頹敝之習，亦不欲黨同伐異、啟門戶之爭，孑然獨立，自為一家以待後人之論定，則又於風尚之外，自為一途焉。⁵⁷

然風會所趨質文遞變，如食本療飢，而陸海窮究其滋味；衣本禦寒，而纂組漸鬥其工巧，於是乎詠物之作。起於建安；遊覽之篇，沿於典午，至陶謝而標其宗，至王孟韋柳而參其妙，至蘇黃而極其變，自唐至今，遂傳為詩學之正脈，不復能全宗三百篇矣。⁵⁸

齊梁之言大抵以塗澤為高，而七言諸作乃長篇頗見風骨，短詠亦多情韻。蓋五言承積衰之後，尚極而未反，七言為初變之時，正發而將盛。亦如唐末五代詩格靡靡而詩餘小令乃為填詞家不祧之祖。風會所趨，雖作者不知所以然也。⁵⁹

由於氣運和風尚所形成的文學流變，影響到創作上，歸納出有擬議和變化的不同：

在心為志，發言為詩，古之風人特自寫其悲愉，旁抒其美刺而已。心靈百變，物色萬端，逢所感觸，遂生寄託；寄託既遠，興象彌深，於是緣情之什，漸化為文章。如食本以養生，而八珍五鼎緣以講滋味；衣本以禦寒，而纂組錦繡緣以講工巧。相沿而至，莫知其然，而亦遂相沿不可廢。故體格日新，宗派日別，作者各以其才力學問智角賢爭，詩之變態遂至於隸首不能算。然自漢、魏以至今日，其源流正變、勝負得失，雖相競者非一日，而撮其大概，不過擬議、變化之兩途。從擬議之說最著者無過青丘。仿漢魏似漢魏，仿六朝似六朝，仿唐似唐，仿宋似宋。而問青丘之體裁如何？則莫能舉也。從變化之說最著者無過鐵崖。怪怪奇奇，不能

⁵⁷ <愛鼎堂遺集序>，《紀曉嵐文集》第一冊，188 頁。

⁵⁸ <挹綠軒詩集序>，《紀曉嵐文集》第一冊，204 頁。

⁵⁹ 《紀校玉臺新詠》卷九梁簡文帝〈雜句從軍行〉評語，烏絲闌舊鈔本。

方物，而卒不能解文妖之目，其亦勞而鮮功乎？⁶⁰

深厚的學識使紀昀清楚這兩種創作的的方法都有偏頗：

故至嘉隆七子，變無可變，於是轉而言復古，古體必漢、魏，近體必盛唐，非如是不得入宗派。然摹擬形似，可以駭俗目，而不可以炫真識，於是公安、競陵乘機別出，磨絃側調纖詭相矜，風雅遺音迨明季而掃地焉。論者謂王李之派，有擬議而無變化，故塵飯土羹；三袁、鍾、譚之派，有變化而無擬議，故徇規破矩。⁶¹

要糾正這種弊病，紀昀主張「又必深知古人之得失而後可以工諸體詩」⁶²，強調在「寢食古人」基礎上能「神明變化」⁶³，他認為一味摹古，不過是「雙鉤填廓」⁶⁴、「異乎嘉隆七子規規摹杜之形，似宏音亮節，實為塵飯土羹也」⁶⁵，又如〈南康望湖亭〉一詩紀評：「但存唐人聲貌，而無味可咀；此種最害事。而轉相神聖，自命曰高。或訾警，則曰俗」、「蓋盛唐之說行，而盛唐之真愈失矣」，又如〈塵外〉一詩紀評：「若泛寫山光樹色，則一首詩可題遍天下名勝矣。盛談王孟之高渾者，往往似馬首之絡，偶見之似可喜，數見之則有多少不滿人意處」⁶⁶。他並不排除新變，他稱許朱鶴齡評李商隱的詩「得子美之深而變出之」一語說：「『變出之』三字為千古揭出正法眼藏」⁶⁷；評李商隱〈送王十二校書分司〉云：「神奇臭腐轉易何常，故知『變出之』一語乃學古之金鍼也」，可見紀昀充分肯定了變的重要，但不能只求摹古而不變化，只求變化而不摹倣學習。

大抵始於有法，而終於以無法為法；始於用巧，而終於以不巧為巧。此當寢食古人，培養其根柢，陶熔其意境，而後得其神明變化、自在流行之妙。⁶⁸

⁶⁰ 〈鶴街詩稿序〉，《紀曉嵐文集》第一冊，206頁。

⁶¹ 〈四百三十二峰草堂詩鈔序〉，《紀曉嵐文集》第一冊，207頁。

⁶² 〈嘉慶丙辰會試策問五道〉，《紀曉嵐文集》第一冊，271頁。

⁶³ 〈唐人試律說序〉，《紀曉嵐文集》第一冊，182頁。

⁶⁴ 《紀評蘇詩》卷三十五〈和陶飲酒〉，紀評《蘇文忠公詩集》序，北京圖書館出版社，2001年。

⁶⁵ 〈二樟詩鈔序〉，《紀曉嵐文集》第一冊，200頁。

⁶⁶ 二詩具見於《紀評蘇詩》，同註61前揭書。

⁶⁷ 《王谿生詩說》卷首紀評，叢書集成續編，(臺北)藝文印書館，1971年。

⁶⁸ 〈唐人試律說序〉，《紀曉嵐文集》第一冊，182頁。

蓋必心靈自運，而後能不立一法，不離一法，所謂神而明之，存乎人也。……如花釀蜜，如黍作酒，得其神不襲其貌，卓然自為一家。⁶⁹

夫為文不根柢古人，是循規矩也；為文而刻畫古人，是手執規矩，不能自為方圓也。孟子有言：梓匠輪輿，能與人規矩，不能使人巧。是雖非為論文設，而千古論文之奧，具是言矣。⁷⁰

在寢食古人的基礎上「總須熔經鑄史，以《騷》《選》及八代、三唐為根柢。根柢既深，識力既確，」（《筱園詩話》卷一引〈《瀛奎律髓刊誤》序〉），得其神而不襲其貌，然後神明變化，自成一家：

為詩之道，非惟語不可偷，即偷勢、偷意，亦歸窠臼。夫悟生於相引，有觸則通；力迫於相持，勢窮則奮。善為詩者，當先取古人佳處涵詠之，使意境活潑如在目前。擬議之中，自生變化。如「蕭蕭馬鳴，悠悠旗旌」，王籍化為「蟬噪林逾靜」；「光風轉蕙，泛崇蘭歟」，荊公化為「扶輿度陽焰，窈窕一川花」，皆得其句外意也。水部《詠梅》有「憊枝卻月觀」句，和靖化為「水邊籬落忽橫枝」；「疏影橫斜水清淺」，東坡化為「竹外一枝斜更好」，皆得其句中味也。「春水滿四澤」，變為「野水多於地，夏雲多奇峰」變為「山雜夏雲多」，就一句點化也。「千峰共夕陽」，變為「夕陽山外山」；「日華州上動」，變為「夕陽明滅亂流中」，就一字引申也。「到江吳地盡，隔岸越山多」，變為「吳越到江分」，縮之而妙也。「曲徑通幽處，禪房花木深」，變為「微雨晴復滴，小窗幽且妍。盆山不見日，草木自蒼然」，衍之而妙也。如有有得，乃立古人于前，竭吾之力而與之角。如雙鶴並翔，各極所至；如兩鼠鬥穴，不勝不止。思路斷絕之處，必有精神全湧，忽然遇之者，正不必搏撻玉溪，隨人作計也。⁷¹

紀氏不厭其煩地舉了許多詩句，來說明他這種從擬議中生出變化的看法，甚至還以此觀點，在會試中命題：

⁶⁹ 〈四百三十二峰草堂詩鈔序〉，《紀曉嵐文集》第一冊，207 頁。

⁷⁰ 〈香亭文稿序〉，《紀曉嵐文集》第一冊，182 頁。

⁷¹ 《唐人試律說》海上生明月紀評，《紀曉嵐文集》第二冊，21-22 頁。

北地、信陽以摹擬漢、唐流為膚濫，然因此禁學漢、唐，是盡徇古人之規矩也；公安、竟陵以葺甲新意，流為纖佻，然因此惡生新意，是錮天下之性靈也。又何以酌其中歟？⁷²

摹擬之後生出變化，變化要能自成一家，就是要達到渾成自然最高的境界，不露出雕琢的痕跡，紀昀在許多地方，不斷地提出「妙造自然」、「自然而然而然」、「自然以為宗」、「純任自然」、「自然成文」、「自然成響」這樣的看法，指出他對創作的途徑，由摹擬之後生出變化→變化要達到自然天成的境界：

細意刻畫，妙造自然，凡摹形寫照之題，固以工巧為尚，然巧而纖，巧而不穩，巧而有雕琢之痕，皆非其至者也。⁷³

龍無定形，雲無定態。形態萬變，雲龍不改。文無定法，是即法在。無聘爾才，橫流滄海。⁷⁴

荷盤承露，滴滴皆圓。可譬文心，妙造自然。⁷⁵

蟲之蛀葉，非方非圓。古之至文，自然而然。⁷⁶

譬彼文章，渾成者勝於湊合。⁷⁷

文章詞掩意，徒侈腹多書。譬作新漁具，還施舊釣車。……珍重操觚士，無勞獮祭魚。⁷⁸

齊梁文藻，日競雕華，標自然以為宗，是彥和吃緊為人處。⁷⁹
純任自然，彥和之宗旨，即千古之定論。⁸⁰

故善為詩者，其思濬發於性靈，其意陶鎔於學問，凡物色之感於外，與喜怒哀樂之動於中者，兩相薄而發為歌詠，如風水相遭，自然成文；如泉石相舂，自然成響。劉勰所謂情往似贈，興來如答，蓋即此意。豈步步趨趨、摹擬刻畫、寄人籬下者所可擬哉？⁸¹

⁷² 嘉慶丙辰會試策問五道，《紀曉嵐文集》第一冊，271頁。

⁷³ 庚辰集·清露點荷珠紀評，《紀曉嵐文集》第二冊，194頁。

⁷⁴ 雲龍硯銘，《紀曉嵐文集》第一冊，283頁。

⁷⁵ 荷葉硯銘，《紀曉嵐文集》第一冊，286頁。

⁷⁶ 破葉硯銘，《紀曉嵐文集》第一冊，289頁。

⁷⁷ 筆鬥銘，《紀曉嵐文集》第一冊，298頁。

⁷⁸ 我法集，賦得翠綸桂餌，《紀曉嵐文集》第一冊，641頁。

⁷⁹ 《文心雕龍·原道篇》紀評，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，1998。

⁸⁰ 《文心雕龍·隱秀篇》紀評，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，1998。

⁸¹ 清艷堂詩序，《紀曉嵐文集》第一冊，202頁。

2.重視個別的特色

紀昀的學識涵養，讓他能認清各個時代、流派、作家他們的特色，使他能全面地分析研究一個作家的全部詩文作品，而不是依選家戴上有色眼鏡所選的部分作品來研究。所以能給不同派別、不同藝術風格的作家作品以正確評價，而不是偏執一見。只有具備了廣博精深的文學素養後，才能「平理若衡，照辭如鏡」（《文心雕龍·知音篇》），他之所以能有較為正確的文學批評觀點和客觀態度，顯然和他的博學有關。

詩至五代，駸駸乎入詞曲矣，然必一切繩以開、寶之格，則由是以上，將執漢、魏以繩開、寶，執《詩》《騷》以繩漢、魏，而三百以下，且無詩矣，豈通論哉？⁸²

謂清歌妙舞不如勝水名山，謂珠玉錦繡不如彝鼎書畫，謂肥馬輕裘不如蒔花養竹，此所謂不解事人矣。然彼一是非，此一是非，士各有志，究亦莫能相強也。⁸³

鉛山老人《談龍錄》引吳修齡之言曰：意喻之米，文則炊而為飯，詩則釀而為酒；飯不變米形，酒則變盡。其意謂文易而詩難也。余則謂詩文各有體裁，亦各有難易。杜子美之詩才，而散文多詰屈；皇甫湜、李翱之文筆，而詩皆拙鈍，才有偏長，殆不可強。⁸⁴

同一書也，而晉法與唐法分；同一畫也，而南宋與北宋分，其源一而其流別也。流別既分，則一派之中，自有一派之詣極，不相攝，亦不相勝也。惟詩亦然。⁸⁵

蘇李之詩天成，曹劉之詩閱博，嵇阮之詩妙遠，陶謝之前高逸，沈範之詩工麗，陳張之詩高秀，沈宋之詩宏整，李杜之詩高深，王孟之詩淡靜，高岑之詩悲壯，錢郎之詩婉秀，元白之詩樸實，溫李之詩綺縟；千變萬化，不名一體。⁸⁶

四、結語

在探索紀氏的文集及其評點諸書之後，深感他的詩論體現了高度的藝

⁸² 書韓致堯翰林集後，《紀曉嵐文集》第一冊，251頁。

⁸³ 積靜逸先生經義序，《紀曉嵐文集》第一冊，210頁。

⁸⁴ 耳溪文集序，《紀曉嵐文集》第一冊，214頁。

⁸⁵ 田侯松巖詩序，《紀曉嵐文集》第一冊，201頁。

⁸⁶ 清艷堂詩序，《紀曉嵐文集》第一冊，202頁。

術鑒賞力。無怪乎阮元在〈《紀文達公遺集》序〉中，曾用「辨漢宋儒術之是非，析詩文流派之正偽」⁸⁷這兩句話來概括紀昀一生的學術成就，其中「析詩文流派之正偽」就是指出紀氏在文論上的成就。周積明在他所著的《紀昀評傳》中稱紀昀為「一個古典文化穴結時代的代表型人物」，作為這樣的人物，他必須對傳統文化有睿智、深徹的眼力作出涵蓋經、史、子、集各領域規模恢宏的理論總結。如果單從文學批評理論家的角度來看，紀昀博覽古今、深厚的學識使他能詳明整個文學流變，因而深具史的觀念！正因為紀氏具有史的觀念，所以於文體正變源委知之甚詳，也才能對各類文學作品、各家派別的利弊得失瞭然於心。加上他有公正的態度，批評能除門戶之見，所以每能立論公允。雖然他許多的主張見解，都是前有所承，是他「穴結」的表現，但在進行總結當中，也能後出轉精，歸納得到相濟相成的圓融之說，因此稱他為詩論大家當不為過譽！

主要參考書目（以筆畫多寡排列）

1. 《紀曉嵐文集》，孫致中等校點，河北教育出版社，1991年。
2. 《文心雕龍》，紀曉嵐評注，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，1997年。
3. 《鏡煙堂十種》，清紀昀編，中研院傅斯年圖書館乾隆刊本。
4. 《瀛奎律髓刊誤》，紀昀評點，黃山書社，1994年。
5. 《蘇詩彙評》，曾棗莊主編，四川文藝出版社，2000年。
6. 《中國文學批評史大綱》，朱東潤，台灣開明書店，1960年。
7. 《紀昀評傳》，周積明，南京大學出版社，1997年。
8. 《嘯亭雜錄》，昭槤，北京中華書局，1980年。
9. 《纂修四庫全書檔案》，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7年。

⁸⁷ 《紀曉嵐文集》第三冊，727頁。